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沈國元訂

乙丑 嘉靖八年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 上嘉納之○河南巡撫潘塤罷

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濟塤輒駁不與河南知府范璁不待報開倉賑之民賴全活塤以是惡璁并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疏聞禁中者 上切責戶部塤懼恐上

瓊乃歸罪于璁以自解于是給事中蔡經等劾之詔罷瓊永不敘用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當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 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史大綸曰文成勦躬蠻瘴病劇而歸没于道路爲國死忠亦可已矣而當事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忌功如

法何善矣孫乘之守之猶存乎其人

北走。

按文成定大勳，擒宸濠，謂用州下八來，勸葬表前府功

旋此。嗚呼慾哉。至隆慶間而得賜恤。謚文成，一時公論

竟何

在也

命行義倉社倉法。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邑，百里就糴，旬日待糴，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社副掌之。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舉眾中善惡彰戒之，共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遇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

[illegible][illegible]自咎詔示廷臣

正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行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

（天可頒恩）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愼○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積取劉經等二十人　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射政）部訪奏以備擢用有非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軌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凡勳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救時妙策）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擬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佔者俱給原主自今（明聖）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上留覽。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上方總覽乾綱，益明習治體，于近習靡所假借，而楊一清為上所用，頗得斡旋其間，故言官論列，諸部執奏，無或阻撓，其中人凜凜奉法，非復如前日之恣矣。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璁復入內閣，萼復散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科臣孫應奎、陸粲劾璁、萼頗恣不法，帝下敕暴其罪狀，曰張璁自

用自恣，負國負民，惟萼光而數之，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聰還家。徐搢以壽後用萼序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劾言官耳目所寄，生視至令方舊衆奏慝李若論可原王準之法，司訊之。聰既行，霍韜乃疏劾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立召聰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一清，聰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恩，法當追罪。輔臣聰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

乾清宮內西七所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歷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廬鳳睢亳，禾無遺流

對之黙然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嘗之聲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資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朶甘等處受官入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爲邊患蓋番酋初部落漸衆邦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右騷動王瓊議欲俟彼入境即以大兵擣其巢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乗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計欲與爲千戶必勦北套乃遣游擊彭成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泯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宗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焚帳房以萬計

鄭曉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肆瓊議欲于洮泯河關間築城堡遠斥堠嚴儲蓄謹修汎勿使得連內寄郎

有侵侮，請發精兵駐防洮・疊
邑屡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時陛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諭
壇謝，方獻夫、稷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恭板繪彩頒行
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帝嘉
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
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
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
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擬定　上責憲
附和降遠方雜職

按霍韜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
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遠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
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
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
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乎上河海山
岳位乎下倫類齊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
化明莫類象合禮之典興凡若茲非　皇祖聖智
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神宮監中使楊義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輩供役輕省，冢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欽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壇。

上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特西郊。遂建。兵部率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兵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杌隉者，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

勤，文定次療積者而不覺，以故保全
難，恩典與孫爵亭賦者甚世一解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併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挨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學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臺邊墻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貌寢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墻遏河套及勒逐海西遁虜皆盡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爲入多爲言者所詆巳而璁萼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璁萼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搖力攻之誣以贜罪清既去復興詐獄誣成其罪削籍罷居怏怏不樂疽發背卒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汚衊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爲天下根本之慮爲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皆

蠶之教、嫘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儉教以
教女習、但瞽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
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
祀叔梁紇、以顔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
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
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

十二月、朔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

辛卯 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

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祀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著爲定典○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助之、璁如論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狀、舉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

添交大紛曰交泰逍際聖主啚日月之際一言遇合縣致通鄰彈才雄雅識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交道不終其豪傑之故態哉

張璁御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寧與尤自持初犯逆藩幾罔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僩僩持論其議略是張孚敬而立朝麻與抵忤至建開留都新河及開制以弄吟容二議尤爲謀國不讓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觀穀祗先蠶壇位賦示敎子敬因命廣和以寓儆戒意後敎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扎提兵備川處制軍務通達用舍議論英發按投爲國知無不爲其得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備以靖江洋言留都所恃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備仰爲累乞勑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盡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分兄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營爪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爲要害，雖有儀眞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眞等聲勢相接，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衛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譴延平悍婦

福建延平民兄弟二人，爭府條只一田，無證據，致訴官中有一雷一聲，將二婦婦一十人一火一，衆觀者如堵，嘗一日二人出，所三婦輒不給，爭訟，日盡忍一日自禁聚耳，三婦皆入，前兩身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顆，曰忠敬安愼，○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祫禮于太廟

五月旱、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願與亡繼絕、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居事夏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

孝欽立密疏以示羣臣斥其枝問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爲民。

九月無逸殿豳風亭成書豳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豳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若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眞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詔籍沒巳
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
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　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
唐龍告急　上命侍郎張瓚賫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巳而龍
疏至爲虜乞貢市　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
亦以得利引去○以　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

書大篆、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頌記及內府書籍

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畿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畿徭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役有聽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典制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徭脫漏戶口者有禁變亂改造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責富輸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條鞭者、可行於江南、何也、江南糧大民集、十年而一役

猶或可當、江北小民窮苦、終一身役、已一周矣、不行

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說江南設役之多致寔困也、而

江北雜差與無休息、則均徭之名已令而征役重其

雜差之弊耳、近者條鞭法行、條等丁田、總括衆役、無

秋糧計日一一派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

而官不勞于營理、錙銖之弊、無分外誅求、

官民兩便、闔省治之要、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延粟由鄜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宣大俟二麥將登多方糴買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郵城北運居庸以為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貨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為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隆衛宜厤

三者經國之大計以有俗偏不果乃稍其乎

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陜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練如此則粮有餘餉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頻擾矣報可

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提督南贛厯殄巨寇居太常凡六年貳卿且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　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於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穀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北斗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徵實惟所召孚敬疏詆秦鰲復劾孚敬强辨飾奸娼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 上曰秦鰲言出忠讜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 上令條例以聞

時戶書邊貢卒

一資歷拔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作一變至漢從文士爭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勑群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罪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勑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酌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勑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　上令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此等心以
必而以之
勿直欺擧
錄焉

批點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繫于廢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齋醮不可黙舉。　上怒杖繫拷訊鋐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　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類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　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肯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速繫即訊

時孚敬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彼成漏予之名姑緩之久當自斃

遂得長繫詩獄，及朝審，汪鋐以太宰東向坐，怒欲殺，且其兇嫂卒書卒執之西向，乃[illegible]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羈鬼殺汝。膽曰：吾且殺汝，候為厲求曉也。且而自謂氣節于梁中交謝儀，遺何節也。忽曰：忠難相值，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人而安其貨乎？汝父某金犁都憲案下瑟起審罪可權發數罪緣起，欲以手提之。為局僚所替，遂書曰：備真應決王邪？相曰：不可，我窮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恭餘安得作俑？帝徹閣此黃。是疾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吁行吁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刑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轉闕下。通政疏經兆蘭偉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去乃出一柔職，其貰之，遂得救死。戊戌青卅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一作赤云，狀異矣。

癸巳　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上以ム之書上有不書稍以杀之書獻人也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擬進四郊禮儀
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
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
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兎　時白鹿鵲兎凡至重出
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美　上謙冲之德褒答之○
總兵張稅奏勅統兵赴薊鎮勤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為四
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
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而本鎮地

虜兵少不敢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虜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開萬一如痛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顧及今預防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穽坑從之 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洲碧玉驄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驍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大傑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茗共閱馬 命至琉樂館觀花 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 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為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楊名、出為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視聽、問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鈍口牽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鞫、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薦舉、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

賞謝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
責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劾令公文類皆重
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淹無才智者悉務闒不省而利巧
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指留以致冤無歸結自今
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敢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
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
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騶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
謁以為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
忿遂致猜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
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

諭。上嘉納之。

皇第一子生詔寛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毋誣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

十月役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

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諜議于天城左孫深四十里以遏虜衝而堡垣畢總役卒丁築等借亂定者七十人共殺瑾焚其院總兵官苛刻激兵怨變事置勿聞總督劉源清前討六人其上惡漢討渠魁完曾從孫墨書責總制兵發傳檄誅救方討擒首惡皆千人磨原清當勝知下詔日五堡之變。惜延大究今役戕主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道路皆釁滿滿源清曰甲申之役朝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

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彼乃更捕八十
人既久皆辛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事孫允中
諭令釋兵以迎城中亂言兵來循賊更緣叛振允中又
攜二十人餘循解叛擊賊斬前斬關大殺王傑道學具
亂少項部朱兵至亂兵理殺殺死參將一人徽聽於竊
應日城外尸聚道矣向給我不時不兵敵大傑兵勤之
乃以江恒總兵既饗祖延無況手參列清發余開人戎
諭之甚應其非建虜謀也熟清乃二宗空滿官遠以從
誠本兵議通攻之源清令即中李文之上事從前穴淑
水灌之城守益堅夜潛出誘虜入寇以萬我除部示崇
之不劍諸奪鼓譟應虜引首入虜將廣將爲附虜留精
騎將采兵歸而分疑志弱諸冊諸將成議衣言行投卒
謀定兵酋誤不可殺然許數人耳部永滿前貞功者殺
妾傳首夫之以長云遠奔人寓非門妾甘劇宗所通必
欲然恢人戕紋徵之遞列由與後令罪然二人別遞大
臣請虜濟諭十日書旨之餘乃以矣齊代爲總討賞至
下令有之之賊半多罪己仁等爭非發十卹肯畏死自
保其墳令恐者人亦其其非朝廷忌速獄首惡不死是
夜即斬首叛三十人殺獄軍門獵親乃人驛節誓謝駁
潛貨然至遇兵二各外行上以次上謂原男御史蘇常

亦至會城中大定者則之引去事聞詔治州縣永寧鎮之功瀆級孫允中岸驛致仕張璞失機小夫吉等罪賞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革爵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酋吉囊聚西海虜酋卜兒孩併其土地部落勢益强于河西駐牧遂乃在建寧肘腋間矣

甲午 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爲皇后○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傑言孫家渡渦河口

三丈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　皇陵及　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　祖陵夫　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　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淤沒
今宜于　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溢　壽春王陵砌石岸以
預防衛決上下令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横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

時兵校王新芳接舊卷門卒殺政新芳舊係諸知府李
勝所薦用者之飛檄取其騎衛齊索達状經歷吳尚質請
擬議至今未能者其獄不從援之忿復以知縣劉謙下
獄被指言揚言劉之經承吉証謀殺部使律杖遣以
上策又遣吏赴出再會共派金不從勝等周詣云不許
附　命令郎等[illegible]之周金廣東士民

四弊六難情形了了開[illegible]論豐屯者須[illegible]者[illegible]剔切至[illegible]第一

退[illegible]

勒[illegible]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六曰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參爲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墻堡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必選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本取麁難也下疲挨挐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裁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

五月内苑芫光發瑞蒲成進絲幸南内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與地圖詩一章付紙御書恭和與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讚卒謚莊敏

誥字貴人、即前冢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
著有通鑑前編、闕書、管身諸書、行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
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撰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遞運、江南之
軍、有遞運而無京操、衛所 上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
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選鳳陽入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 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太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
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勛奸詐之
罪、

先是內官黃錦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塋

造逾制又收　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碍第役大越制部議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鑛爲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糾衆故買証佣求墳北龍

脈密不行遂改去歲又將其陳氏稱莽窀內致哀中太

子不禾令其子郭鑛陳環錦衣衛帶作指揮閉紀爲之

轉奏紀懼呪閭氏父也則上詭稱曰此非無謂人

命定自天粉後人福則在其繼父之德願朕不違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可誠如紀言則衆皆可以加是也

有是理耶前臣張子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識爲浮

謀嫉詐人財錦衣衛見任官無交通誑說則紀條帶俸乃

受部鑛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部鑛主使其明比具指齋

長永兄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行　言部鑛

扶詐官人上便潤紀濱奏其令法司遠訊重刑設紀貸

之祿許貸乃設其奏訴永如紀奏且訴其與契王交通

令是陳氏衣男子假擅闌入午門前爲縛兒兄詔鑛及

逮司鞫付法司如前　肯從重擬犯法司乃論殊及

諸別議斬一具發遣許乞兆部如擬初郭勛以張永故

有德于楊一清乃乘間鞫勳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

容爲私犯詐陷禁中容于一清供得罪繼宗宥不問其

是告訐遂熾至此谷凡三載如告矣而所聞家傳論退典大獄頗 上聖明察其誣置諸好重典中外人悅而告訐風少衰。

建九五齋精一堂為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給敕。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下是孚敬等恭請恭默室龍馬神龜井以三圖復謨賜親文華殿頌及詩以進後詔答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按盧蘇欲與爭功益肆專横潮與邦相隙陰令黨制之不克邦相斜黨伐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向

諸言邦相病死無後立其子芝碼仲子那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官兵萃久矣邦相逐毋虐下蘇爲衆殺想耳其勿調官之如故諸土官歸款月殺人不罪獄主無測吾輩首足將膚皆懸于虜妄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孝靜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大行孝肅皇后謚字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為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霍韜謂累朝事體在所當遵 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恵安 皇后

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母儀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為一概之規如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議裁去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裁則皇后亦當別乎孚敬知述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為訓也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例崇乃至與禮部爭辯則世宗固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 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日此須

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太
師純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願爲臣
敬習如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
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惡材甚正壽
賢猶徒泰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
虧人乎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違事
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乎敬曰午朝晚朝難復不若時常
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
知人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罔無不覺者

恩遇之隆始終其敦望於臣工

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嫔。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爲賦以紀之、

曰泰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進詩一章序一。

篇並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爲御作詩、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 上遣中官賚藥及手札諭之曰古

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玆賜卿一服、

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輿

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因秋請就本省

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〇初設太倉銀

知所以設官之故則必不能實爲傳舍

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園據沙州爲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飛飆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于望莫睹蹤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討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巡撫呂經撥行清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征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怨之會經延視遼陽發背吏并城築周牆及家將吏希經意皆役嚴急諸軍遂大噪華擁諸經弓罷工及兒馬田汛卻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衙叱衆退不應經

怒告者將營之衆益鬪予紀岌尚嘗文林博李武莊店
皇嶺垣走將荒馬赤的室中衆軍浪取給役備英之焉
鍾鼓許兵嚴逆人救之械及盡開諸城門出故芳帶將
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為王等副起馬夫淡待經尺裂
其衣匠執付都可王條於走護兵劉准以狀關兵部請
令兵按御步會同總兵京促賞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
八戒宣布恩成分衆軍海罪守法發歸營伍毋得檢稱
佔終官田仍令照書管營尚營帶賊監奚所勘往濛夾
多訴偷生畏縮宜取回別用前供加院時進接御史曹
就按部全役用發已行副總兵李監謁擒撫安凡經所
措置為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將併就約東城門
始開高大恩月投於獄就迹按逆變分部將士令標寺
廷擧知故乃參奏前德等逢迎銜大壽宇狀而為軍士
乞原隨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蓋軍
朕容主將罪在不寬撫臣振為請赦蓋一時倚生之計
猶可說也令軍士未有反報之迹而乃罪向德以激變
事憤決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
小不道是豈法理之止詔下兵部再議以開兵部終從
就當為是請即懸衛者論其開端滋萍者不過數人態
廷按御史責賞速問

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御

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錄經既得報還入廣亭治
裝中軍都指揮袁彝者索衛事錄擬扣諸軍月韓升冊
為飾裝具悍辛於榮兒等紐逆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
獄召因中有張孝兒若先以稽惡為稽稱發因振錄逆
幸來特旋諸院門而入說殺數之日非兩汰我餘丁歲
程役銀耶非為李我投馬田職而復能處使我縈替狸
樹耶役虜鐵髮裸而置之斷獄取燃婦一人同怪恬之
椽守五門復人院聚諸大衆并辦私籍錄火燕之延境
公署及監學業處一時俱盜逆破庫劫擄裊分其實為
四都鳥鐘鼓竟日夜明日畢繇及珠內肖斲際冗道五
門闘李兒且行批其類索府備手路夜緊之獄肯管狀
郎中李欽具索經所賊卅假及冬次飭從田領且要治
販津黃帑銀錄騎而變骨領守太監下荊蜺兵劉流事
各荒工寄所經數發前逆京閒前乞莊故歎兵衛永行
郎闘速土遂塗新於是請部侍部黃宗測亦前者遂陽
之發甚主于有儀今甘試若役皆已呼才置然而起講
復數之兒于法不立復免貸部覆得旨黃究施于前逆
官役遣言寄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達樹止邪奇得行
以山西八無都御史任洛遷擬逆爽而以邪奇代汰兵
部恭齊護大正往斷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機被會部

御史以行其將無所戒簡朝指摘譏誚之中爲其論辛王
務等所以排沮經營索承辦之務人其實並擠其
實蔑執權處其分物遣調諸者之貫諸當開成門鳴
鐘裝一如廣寧副官校遣諸拷問者正當事諸延許爲
天使某就經也發辦事拷訊及官校等請鎮官爺
以稱嚇乃出官校越二朝之經付官校行並其以其
事聞然官校攻擊者諸中書之反也詞行延歸并勸訪
捕大理寺右寺丞林某之亦在者大刑之變制延過爲
姑息從諸部寺或有權勢心一有願發則損背而起其
勢因然矣都御史大寧重臣補隸下卒致執持同序之
是無朝廷也近聞東廠官校亦被因繫狂視大同尤
其本兵大臣乃為備不振致被參益騎朝廷威令蚤
劇此不忠之大者也況又上責命元妄言奏發官校
既被因繫守臣何以懸躁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
衛指揮吳綬等亦謀言之上遂怒命元在幸欺肖者
所外任建陽縣丞楊曄等間延歸將至乃諸廟亭與
曄兄弟客結死罪與王綱兄等向上於獄為流言脅謗狀
中人爲建謀發急號斧判二城及無則所首惡名誘發
方略於副總兵李鐵衛與韓承恩等射期擒捕於是劉
晃等四人盛兄等十三人王鈺等七人同月執獲號及

事聞且言從軍無怠自弃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難無素蓄然負罪而逆党兇惡成不赦夫法不可假而不可赦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歲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於西之變者啟之也大同殺參將殺總兵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略之也蓋惡習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蓋爾小隙背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事根究逆之原積畫律例之本法至於隱參將等官乞悉從重究處能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掃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既等勘上詔劉兒堂兒王從等既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成恤遣兼夫世襲准成遣所在軍載開住欽吳令歸別用錄待行查議附用諸論職人員各查奏陳實

能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逵獄詔拷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翀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上慰留之召

貴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鋐鋐始引疾賜還乃出辨等疏責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 祖陵頌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尙銑爲大理寺丞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河南巡撫僧胥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

一泗州祖陵秋祭陡閣後恐陵前泗河之水又脊道衝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 聖裁一壽春王閣後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拯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脈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

泗濟思委南至徐沛二百里白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俱賴汶水諸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俾諸水悉入漕河一南旺丹遺湖堤巳築成百餘里舊議砌石以槩黃濟今黃河南徙汶泉水漸稍堤巳高岸毋容更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閘通西漸淺河道併工築濬築爲堤房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一畫議祥符之盤石口、蘭陽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堤芻叢資河會防者惟非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堤及去河稍遠之中堤各一道修補培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可省芬費工部覆其議爲當 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敍兵部而鑑陵支陡築堤砌橋則都御史王杲張景賢有太先役黃卅事、二十二年告成、

丙申 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〇詔復彭澤官秩優加郵典〇三邊總制唐龍請勑甘肅守臣積芻粮閱兵

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察探進兵之路與任敘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爲間諜布之爲聲援何妨間隙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譔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勛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勛議以聞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禘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諭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吴當登日、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役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特兼詩賦其底武之備、則廓清黠虜、舊服咒發、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從儉約、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亟易于墳塚耳、此正見其爲仁聖也、然在宣帝自爲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爲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罔至矣

癸丑、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宴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頒之、上遊龍舟命勛等

各登舟給酒饌復賜灸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殿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擬二京賦詔付史館、

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貢劾

疏略中國長技輕車強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墻據水頭是已若從來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因家所造大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紘改造雙輪小車、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入輛、略規制宜做制造、可操列邊情以遏虜入、據扼險要要以禦虜鋒諸邊佛朗機流星炮、一窩蜂炮品字竅屏鐵神銃凡貯其少、不足用、近見陝西沿城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做漢耿恭之法箭鐵關門火又傳以可南對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挑挖壕塹以防虜入、與武營荷有鐵柱梟方可百步、

虜人及覘必至此飲馬數日此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諡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　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南○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圜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
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神嗣天位君臨四
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為首務每念于茲切興長慨奈何
經傳所傳亦多襍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
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祗聞
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
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繼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為當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備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禰之嫌奉安既成將舉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吉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須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九終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徽王厚爝得白兎，檟嶺以獻，禮部尚書言嘗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群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按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illegible]廟，乃條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illegible]集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巳[illegible]配英廟焉，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于永樂年間，[illegible]不廟帆，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illegible]下廷議，皆請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illegible]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類，敢輒增損乎。勛

太廟

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傾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沮忌上是勛言進英祀

駕發京師祀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

聖明

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慎不得強辯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邪經邪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刁鮮爲

兩祭複其謬者阮景等八名偽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日發廣東立偽作六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刀解等榜

以示背○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

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

汝璧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諡文僖

謝先爲編修守正不阿請急之落職禮數復官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帝幸天壽山祀陵

三月上親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成作頌以獻 上令付史館○大旱 帝躬禱所祭製祝文藝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奏
考秋享成物之前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虜會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
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
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
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〇辛巳
奉睿宗神主祔太廟〇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諭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援議禮謫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堡。○山西巡按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討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擣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諜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輜重強弩烽火相望。刁斗相聞。據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請下詔書督勵將領。量頒恤賞。振作

師徒缺餉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倉
齊備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後
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上
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
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 嘉靖十八年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
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
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啓蟄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帝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
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
能從乃薦典真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
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
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氣度明粹廣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庸淺所能探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媚不圖遭遇　聖明達孝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鄭端簡曰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尊倚信專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束畏忌亦以服其心矣

眞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靖

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濫又方使方士得之、則尤濫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諡謝非與引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衞錞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遑遽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閹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村、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非其所致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年祈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
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
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閣
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
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
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祀載今乘輿
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赦稿進覽遲緩

因其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下
選官察、不謹人輩寄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
年諭劄繳進毋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
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
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攢寢、及覩大峪已畢、
然峪地空凄、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
又奏 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與
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
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
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
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
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
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二
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勳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
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

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搖撼恭默不避帮伺保衛元
陽仙壽不求自至　帝怒逮訊死獄中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杖死瑾誅
贈秋歷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按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守又殺總兵
李瑾鎮巡多其言鰓之術不如意即反唇聯月成飛章
謀詰相倭撫梁震隋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驍
王素中伸號豹東日我無謂陵爾無我叛王法罪令具
兵我不敢叛視理兵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
我去將者情樂耳見郭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内恐爾不
任知其衆鎮兵術錢糧乃憫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
携震盆是先之與同其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聯
足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諡文簡

孔暉堂邑人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巳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恭講讀勞恤典有加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詰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按瑗爲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餘唐剛者惑後妻言訴其子鉞不孝狀瑗按鉞捶之幾死縛至市命居餘江道來雲支解之身首手足異處鉞弟亮走訴御史余清檄保定府收瑗置對因得唐剛惑後妻言鉞非真不孝者清爲奏聞 上謂瑗專擅殘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百發邊世戍仍命論之江道來雲亦各論戍

庚子 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邸宮殿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惡少張柄十餘輩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苛刻誘姑及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名貞烈賜祭葬

命總兵楊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艮秦璠、特艮等聚衆馬馱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於、漕舟由孟瀆長江、艮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盛、執捕官禁捕等、射殺之、遠通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據案以致官縱過寇、乞置干理、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役請何、令奪俸遷運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手收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諡榮襄、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儀、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銜、後術卒不驗、

八月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諒之

孫吳瀚俱食指揮使○叙逐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爲倚用餘皆謀作嚮導竊爲虜耳目虜供億我虜安月丞至是虜入大同鎮率除與謀分掠人畜我亦不設間諜持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寇嵐由崞步成寧武關至平虜窺我掠無算假道大同路其前以游掠寬之衞綏德者亦學虜業苦實市截岩下寺壘城出巡撫陳講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月不返縞且不測而未兵策應乃日虜且退矣何事發兵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勿爲恇而守門首瓦洞不戒虜登即入夭掠兩原乃召諸將立斬之三亭殿營寺撫兵沈下寨家所以延緩守夏黨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身滿弱蹙淬未定昔相遇兵分左右翼奮勇將領號奮大獲虜奔北不暇我吉囊子十一首功生存虜大哭走去開諸告動裝動走子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

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畦町，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及卒遺表，備上眷賢愛民、節儉聖躬，上覽之悲悼，

輟朝一日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韜南海人，以議大禮獨貴，歷詹事府，主會試，充大明會典總裁官，韜質直好古，行誼高潔，嘉靖初，張璁、桂萼倡紹述之議，衆朝皆非之，至指為奸邪，獨韜以其言當考是，發獻議協之，至定大禮，頗賴其力，上以其有可任，公卿不次擢用，一歲中超拜八座，韜亦自以蒙特知遇，知無不言，言無後顧忌，每朝廷有大政，輒建議數十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訾不能，甚與折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詆，作互言以論事不合，並論攻訐如仇讎，久之，上亦厭之，其才有餘而器不足者云，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纂書百冊，上令禮部校刻之，

○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以疏請皇太子于元月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官黜為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科臣李文進、請禁入覲官吏以書幣問遺權貴者、詔可、

月　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　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王爌 恭泰成仁二王于景神殿○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廒倉乞速議修補以圖寄囤戶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鋆亦言寄囤之便 上曰寄囤與盤剝宜想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執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荅乞貢不許遂入寇追官降黜有差

[illegible]之
[illegible]

前樊繼祖以兵書兼右都御史宣大[illegible]
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兵[illegible]
名，疏上，其貢廷議必許，便請添設總督大臣駐邊防[illegible]
上乃命繼祖往，而吏使不天爵仍令急攻[illegible]
報，虜遣天爵歸，又陰督虜勿令蹤躡，已所[illegible]
趙大同塞下，不宿論徑趨太原而南，吉囊[illegible]入
縣殘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等處，漸逼真定，繼兵一丁
遣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男人、婦人，僅一人，軍兵被
殺擄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蕩無算，繼祖等具請偕
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illegible]御
史傅鎮等言繼祖累疏奏捷，盛張功伐，而按[illegible]王[illegible]州，
六虜從容出關，請學[illegible]曰，虜所來侵，[illegible]步[illegible]諸
上命紀功科道勘實具奏，已勘奏上，如[illegible]等言[illegible]
藏、道與撫[illegible]具[illegible]陳請[illegible]為[illegible]兵上[illegible]等各參[illegible]
尚[illegible]遣付勘張汝[illegible]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道[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侃以撥綏失詳，嚴覈已後，令奏捷者不許欺
不[illegible]隊[illegible]
蔽。○遂撥衛史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栮謀

兩以賂臨而薦欽佑嵩爾也

論不同以

要時嚴嵩受賂爲請得旨，邏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赤壽庶子惟遵與嫡孫懷㷔爭立，嵩復受金亦爲覆允。王杲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帝曰，表相惟燈襲爵，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翟鵬爲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大臣時，曠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郎中白，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請旨。今另發文武，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翟鵬此行巧，策獨不加虜執，本兵自其手。天順九年，來征陝西，馬昂如上。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荊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原泰時丁少保白請行，亦嘉靖南蠻反，用兵又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丁少保亦自請行，光獨非故事邪。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

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御史劾郭勛侍威逞肆狀勛疏辯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覆勘未覆刑科張元賢論都察院畏勛勢而慢刑廷逮延不斷上怒逐訊(?)司嚴訊勛再疏辯上允之令給以刑訊勛故不領璲中有臣奸何實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耕等辰上怒曰郭勛辭甚不遜強悖無禮陳錄于廷相扶同抗違一併鞫奏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勛奸狀奏勛坐從人律死長繫斃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互為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

興斯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太臣總督薊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代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宮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部逮至會訊論帳

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

三月尚書顧璘輯興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訛命部臣刪訂

五月，德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

詔革周府將軍安瀾爲庶人。時河南諸宗人訴祿米[illegible]萬石，諸將軍安瀾等五百人譁擁行臺門，凌逼撫臣。經有本奏聞，遂革瀾爵。

前輔曰，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迨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一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以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從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

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聞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諡文簡。

柟高陵人，幷穎敏該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柟同鄉，欲引附己

唶以入閣中傷之台　不往來墐識之且欲胥已後累至今負幸

嚴嵩入武英殿　儀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猾廿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

帝幸曹妃宮既寢宮婢楊英等以組縊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常惧妃冤

兵部尚書張瓚卒

瓚屢被論劾上不為動而鄭曉發陵海內賢之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首禁科充命刊布中外

八月禮部尚書嚴嵩為餘上選疏曰遜前官以退縮自全

春道何不君說自己可恨

爲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罔畏
抵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令不治後將何懲又聞昨
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
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
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歎曰得人一
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二月科臣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計
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
科貧者議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境等
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　上曰屯

用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勑督撫巡按核
論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
起科〇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
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龍
發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小師相君太乙
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尹秦越人淳于意張仲景華佗
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水王錢乙
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牲
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
禮著
為令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宣大督臣奏言邇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
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撥來鹽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

料草價銀移支大同府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管
前來應發各號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
銀內動支永爲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
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
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罪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

六月科臣周怡劾翟鑾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遞言失色見　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詩以示羣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

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勑禮工二部覆太廟合享制

甲辰　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

文武兼資
焉得斯人
慨然任事

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謚端敏金無錫人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皆而之識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豢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酋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八字尚書竪對

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文廢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濮其人，急召用之。　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

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雩壇靈黍五出者一〇禮部員外
錢呰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
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
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暸以汝儉舊師故
閱書經佯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收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
鸞疏請覆試　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汝
璧奇勳清鳳暸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煒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卿曉日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吏部三王皆未有兼綜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爲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爲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嘗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住調役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誘殺不武
棄質不仁
冒功不忠

詭行自延
以中式然
此齊[illegible]之
所[illegible]也

輿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湖貴苗久叛萬鏜遣人誘苗帥龍來以一千戶爲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犒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強如故鏜遂奏苗平班師功賞遷敘有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侈靡○敘禦虜斬馘功加仇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

撫張衎㤼一階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猿扳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導諳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囊鐵刀賄虜自媚虜入既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勛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罪文俱從之○大計京官

先是南科王曄首劾嵩奸，嵩秉大計，令尚寶丞諸傑所黜者，南考功薛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擬奏，爲南尚書張潤所沮，而傑爲南兵部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符驗，故南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

五月，楚王子英燿弑父，伏法。

時楚王顯榕有子英燿，淫縱不道，姦宮人方三，楚王錮三而杖殺其使陶元，後以瑞午設宴，樂婦朱么兒侑觴，燿後納之，王怒，欲杖殺卿邪劉金，金大恐，乃與其黨謀，燿先發謀，以上元舉事，歃血盟，分執木挺銅瓜伏堂後，以舉砲爲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尋歎千百宦從者名就食，增舉手發砲，衆從王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擊王腦碎，各亂挺捶之立死，猶歎屍以洩忿，舁入内寢，召王論，別長史孫立及承奉張等謀，以中與鄰計，而鋼武岡王，王別室，又從者挾門出，告變鎮撫宮以聞，詔司禮太監溫等官，會鎮巡諸司勘之，武岡王乘間搆燿弑逆狀，

[illegible]紫告　爲門杵于市

其[illegible]同謀者歸于藩

遲情皆如是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諡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　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輟朝一日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張子立論戍總兵吳瑛參將楊鋭論死

將虜深入殺掠甚衆而珩督下欺誣欲以捷奏巡按曹邦輔言其狀科臣施道往勘實遂罷珩與人成按之

八月加秉一眞人陶仲文伯爵祿乃追贈三代誥與誥命蔭其孫敏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鐵裹門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參將

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殁，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勑褒奬，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廕一子，世襲千戶

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鞨鴿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敢守，者從之，且歎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戰，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按監于邸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
校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醇如也躬行篤重言動以禮世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諡莊襄
天和麻城人字度弘亮有泛應才始爲御史以法裁大璫廖堂詔獄謫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紮營總理河道手製乘沙壓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〇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

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

時在內廖斌擅權，巡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乃候節謁陵，獻膳，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戍邊。

四月，倭寇浙東。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番人負戾，其甚於外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之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當倭寇如是邪？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諭番人，令急且貨至。凡後徐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家，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汪五峯徐必欺毛海峯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廣漳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副使林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紈欲禁止令行遣獄辟皆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譁誑誣惑亂視聽逆故紈爲逆睨未幾言官論劾罰訊其心鍛煉執情問卒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舉盜益無忌懼矣。

命工部製碑書睿宗過小姑山紀勝詩仍勅身亭府奉。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爲吏部主事絕請託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增至三十名遂爲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抗疏請誅昂遷其女次之得遣歷中外勞績甚著至是卒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衆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之本部不決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